毛詩後箋

毛詩後箋卷十三

涇　胡承珙

檜

羔裘

序云羔裘大夫以道去其君也國小而迫君不用道好絜其衣服逍遙遊燕而不能自强於政治故作是詩也黃氏櫄曰好絜其衣服亦非大惡而大夫以是去之何哉檜君必有大不可正救者不止於此大夫不忍言其君之過而特曰逍遙遊燕此其微意也作序者謂大夫以道去其君可謂深于詩矣姜氏廣義曰檜國褊小迫于强大王室衰

微漸相并吞覩鄭桓公之欲逃死則知當日之時勢矣乃逍遥遊燕飾其衣服孟子所謂及是時般樂怠慠者大夫以國無善政不用其言而去之去之而又思之且告之故以冀君悟可謂得去國之道矣虞東學詩曰此篇序下之言有功於序者甚大序稱大夫以道去其君而詩言其君服御之美而已非有大無道之事不能一朝居之勢也何以忉忉然憂傷是悼哉讀後序云云乃知檜君直安樂公之流其後人恃險驕侈蓋其家法使然大夫有心能無去乎

羔裘逍遥狐裘以朝箋云諸侯之朝服緇衣羔裘大蜡而

愍民則有黃衣狐裘今以朝服燕祭服朝是其好絜衣服也先言燕後言朝見君之志不能自強於政治虞東學詩曰箋據玉藻狐裘注謂檜君以祭服爲朝服蘇氏以狐白爲諸侯朝天子之服檜君用以視朝案鄭注狐白止言天子其謂諸侯朝天子亦然者乃是孔推鄭意如此非鄭說也陳祥道方愨則皆以狐白爲燕服經旣不著所用而論語言狐貉之厚以居陳方說固未可廢承珙案此說非是秦風終南君子至止錦衣狐裘毛傳明云狐裘朝廷之服箋引玉藻以爲狐白亦云諸侯狐裘並非止言天子此箋則以爲黃衣狐裘者疏云諸侯之服狐白裘惟在天子之

朝耳若檜君用狐白以朝則違禮僭上非徒好絜而已故鄭氏以朝服燕祭服朝之說自不可易蘇氏以此狐裘爲狐白固非至終南錦衣狐裘與褧衣繡裳並言褧爲冕服則狐裘之非燕服可知陳方說尤非是

狐裘在堂傳堂公堂也正義曰上言以朝謂日出視朝此云在堂謂正寢之堂承琪案晏子春秋諫上篇景公之時雨雪三日雨不霽公被狐白之裘坐堂側陛晏子入見此似諸侯之朝亦得衣狐白者然未必爲禮之正也

羔裘如膏日出有曜傳日出照曜然後見其如膏案如膏猶鄭風之如濡彼傳云如濡言潤澤也此亦謂其裘色鮮

美故日光照之如脂膏之滑澤然卽此已可見其服以逍遙故不加禮服之裼衣而裘毛乃得與日光相照曜矣

何氏古義曰上言以朝次言在堂則游燕之後尚有視朝適寢之時今并其以朝在堂者而亦無之則自辨色而起以至竟日皆游燕也劉氏詩益曰末章但言羔裘不及狐裘者見其逍遙游燕之日多而視朝之日少耳或曰狐裘視朝雖非正服然何爲政事而設若羔裘逍遙其失益甚故末章惟舉其重者言之

中心是悼傳悼動也箋云悼猶哀傷也正義曰哀悼者心神震動故爲動也與箋哀傷同承珙案張詩朝自悼矣傳

云悼傷也方言廣雅皆有此訓此傳云悼動也則從雙聲爲訓鼓鐘憂心且妯傳云妯動也妯亦與悼聲義相近此傳訓悼爲動疏謂心神震動似與說文悼訓懼有合然箋以哀傷申之似非懼意竊謂古慟字只作動論語子哭之慟釋文引鄭注云變動容貌周禮大祝九撵四曰振動杜子春云動讀爲哀慟之慟葉鈔周禮本二慟字俱作動然則悼動也即慟字故鄭申之以哀傷歟莊子山木篇振動悼慄

素冠

序云素冠刺不能三年也此詩毛鄭異說毛以首章素冠爲練冠次章以素冠故素衣末章素韠則無傳鄭以三章

皆言大祥於素冠引玉藻縞冠素紕於素衣引閒傳朝服縞冠朝服素裳故通稱素衣於素韠云韠從裳色孔疏申鄭有三布不當名素一也刺不能三年當先思其遠不當思其近二也不能三年當謂三年將終少月日耳若謂全不見練冠是朞卽釋服違禮之甚序不應止於刺不能三年三也王肅孫毓皆以箋爲長宋儒呂記從毛嚴緝從鄭承珙案周禮司服大札大荒大烖素服又云士之齊服有元端素端以素與元對卽是白素之素玉藻年不順成則天子素服乘素車素服與素車連文更不得謂經傳言素皆是白絹郊特牲皮弁素服而祭素服以送終也是則喪

服稱素明矣且朞而小祥乃服練冠練衣至大祥始除詩人不見此服自是當時不復行再期之禮故云不能三年呂記引曹氏曰不能三年雖不知爲服歲月然宰我謂鑽燧改火期可已矣齊宣王曰爲期之喪猶愈於已古之不能三年者意皆如此若以素冠爲大祥之後則呂記云除喪之縞冠雖使短喪其除之也蓋亦服是冠矣必謂刺不能三年者當先思其遠不當思其近烝不知近尚不能何論於遠若以素冠非練冠而素衣專指祥祭之朝服素裳無論轉裳爲衣近於遠就即此不能三年者豈其既祥而練已及再期而獨不行大祥之祭乎至朞而釋服即是不能三年何必定是三年將終僅少月日鄭氏敬曰素冠主練冠爲是能練冠則能三年矣疏

釋傳云若在大祥之後則三年已終於禮自除非所當刺而申鄭又云朞即釋服違禮已甚今玩詩言傷悲蘊結其感甚深若果三年將終僅少月日則魯人朝祥莫歌夫子亦但曰踰月則善詩人願見之意亦何至如此其急急乎又案毛於素韠無傳者自與素冠素衣同例皆為練後所有不得以禮文不備疑為練服之所無孔疏謂毛意亦以卒章思大祥之人此未必果得傳旨即如所云亦以首言既練終言大祥從初酌末為順若箋說素冠在大祥之後素裳素韠當祥祭之時疏謂先思祥後卻思祥時殊於文義不順

勞心慱慱兮傳慱慱憂勞也箋云勞心者憂不得見虞東學詩曰舊以慱慱屬詩人然三句文勢直下正言素冠之人思慕專一有終身之痛也傷悲蘊結乃詩人自言故以我字別之承珙案勞心傳不明所指鄭箋乃屬之詩人然傳以素冠爲棘冠則欒欒慱慱者正所謂棘而慨然也毛意似當以憂勞指素冠之人孔疏乃誤以鄭義爲毛義耳聊與子同歸兮傳願見有禮之人與之同歸箋云聊猶且也且與子同歸欲之其家觀其居處案歸當讀如吾誰與歸之歸孔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詩蓋言欲得行三年之人與之同歸於厚下文聊與子如一猶言與之一志

同心行此禮以救敝俗耳箋以為歸其人之家固泥正義釋傳又謂同歸己家觀末章傳引子夏閔子騫事以過不及者皆當一之以禮知上文同歸必非歸家之謂箋以如一為與之居處觀其行亦非

願與子如一兮傳子夏三年之喪畢見於夫子援琴而絃衎衎而樂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及夫子曰君子也閔子騫三年之喪畢見於夫子援琴而弦切切而哀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過也夫子曰君子也子路曰敢問何謂也夫子曰子夏哀已盡能引而致之於禮故曰君子也閔子騫哀未盡能自割以禮故曰君子也夫三年之喪賢者之

所輕不肖者之所勉正義曰檀弓子夏既除喪而見夫子
子之琴和之而不和彈之而不成聲作而曰哀未忘也先
王制禮而弗敢過也彼說子夏之行與此正反一人不得
竝爲此行二者必有一誤或當父母異時鄭以毛公當有
所憑據故不正其是非檀弓疏云家語及詩傳與此不同
當以家語詩傳爲正知者以子夏喪親無異聞焉能彈琴
而不成聲而閔子騫至孝之人故孔子善之熊氏以爲子
夏居父之喪異故不同也承珙案淮南繆稱訓閔子騫三
年之喪畢援琴而彈其弦是也其聲切切而哀正與毛傳
合詩疏所云父母異時則熊氏說也說苑修文篇引此事

亦與毛傳略同但又以子路爲子貢許氏名物鈔云夫子於門人未有稱其字者恐毛公所傳或誤不知此由記事者便文敢然耳古書經秦火後傳聞異辭不必執此以非彼

隰有萇楚

序云隰有萇楚疾恣也國人疾其君之淫恣而思無情慾者也正義曰定本直云疾其君之恣無淫字承𢀜案序下箋以狡狯淫戲解恣字首章箋亦但云疾君之恣則似鄭所見序本無淫字但詩以無無家無室爲言故序謂思無情慾者自困學紀聞云檜有疾恣之訓引周語富辰曰檜之

亾由叔妘何氏古義陸堂詩學遂緣此立說欲求所疾之人以實之鑿矣

此篇傳語甚簡詩旨難以遽明惟以首二句爲興訓夭爲少沃沃爲壯佼則子字自當指人不指萇楚可見者如此而已鄭箋申之興意自瞭但以銚弋之性始生正直及其長大不妄尋蔓草木喻人少而端慤則長大無情慾故於人年少沃沃之時樂其無妃匹之意則全篇皆屬正興取義稍迂惟呂記謂萇楚枝柔牽蔓比人之多慾而以未有牽蔓之時生意沃然者爲赤子之心至長有室家而後爲所牽蔓則於文義較順戴氏續詩記曰隰有萇楚疾其君

恣欲至于弱不自持也漢成帝欲老於温柔之鄉委身釋命莫知所主若萇楚之類是也語有云人不婚宦情欲失半悾然無知此訓知不依爾雅非是說見後室家未立童心可樂也萇楚始生其光沃若及其有枝有華牽蔓輭弱不能扶持但見困苦憔悴爾夫亦何樂之有此與呂記略同而尤爲融洽集傳謂政煩賦重似與王風兎爰小雅苕華意近但以爲賦體而謂民歎不如草木之無知則以子指萇楚而無家無室語意難通黃氏日鈔巳辨之矣嚴氏質疑曰有狐之之子集傳亦即指狐狐無衣裳萇楚無室家說皆未可通

隰有萇楚傳萇楚銚弋也正義曰釋草文舍人曰萇楚一

名銚弋本草云銚弋名羊桃郭璞曰今羊桃也或曰鬼桃葉似桃華白子如小麥亦似桃陸璣疏云今羊桃是也葉嚴輯引陸疏葉字下多如桃而光尖五字長而狹華紫赤色其枝莖弱過一尺引蔓於草上承珙案中山經豐山其木多羊桃狀如桃而方莖可以爲皮張郭注云一名鬼桃治皮腫起神農本草經羊桃一名鬼桃一名羊腸名醫別錄云一名萇楚一名御弋一名銚弋陶注云山野多有似家桃又非山桃子小細苦不堪噉花甚赤詩云隰有萇楚者卽此也葢萇楚之爲羊桃固無岐說惟陸氏云過一尺引蔓於草上與鄭箋不妄尋蔓正相反陸氏又云今人以爲汲灌重而善沒不

如楊柳也近下根刀切其皮著熱灰中脫之可韜筆管陸
所言甚詳當得其實鄭箋取喻迂闊且與所言其枝猗儺
而柔順者又自相戾矣
猗儺其枝傳猗儺柔順也經義述聞曰萇楚之枝柔弱蔓
生故傳箋並以猗儺爲柔順但華與實不得言柔順而亦
云猗儺則猗儺乃美盛之貌矣小雅隰桑有阿其葉有難
傳曰阿然美貌難然盛貌阿難與猗儺同字又作旖旎楚
辭九辯曰竊悲夫蕙華之曾敷兮紛旖旎乎都房王逸注
曰旖旎盛貌詩云旖旎其華王引詩作旖旎而訓爲盛貌
與毛傳異義蓋本於三家詩也承珙案猗儺固可以美盛

言而亦未嘗無柔順之義高唐賦東西施翼猗狔豐沛此固近於美盛若上林賦之紛溶萷蔘猗狔從風張揖曰旖旎猶阿那也考工記鄭司農注兩引皆作倚移從風說文移禾相倚移也此倚移亦與柔順義近南都賦阿那蓊茸風靡雲披漢人詞賦多本詩騷此皆狀草木之柔靡則不得以猗儺爲專指美盛又司馬相如大人賦又旖旎以招搖張揖曰旖旎下垂貌楊雄甘泉賦夫何旟旐郅偈之旖旎也王褒洞簫賦形旖旎以順吹兮又云其奏歡娛則莫不憚漫衍凱阿那腲腇者已注云阿那腲腇舒遲貌此則并非草木更不得泥於美盛之訓蓋隰桑之阿難爲美盛萇楚之猗儺爲柔順言各有當傳義不可易也至華實皆附於枝枝既柔

順則華與實亦必從風而靡雖概稱猗儺不妨

樂子之無知箋云知匹也正義曰知匹釋詁文下云無家無室故知此亦爲匹也陳氏稽古編曰爾雅知匹語始專爲此詩注腳故康成用之宋儒以其驚俗仍解爲知識義

矛珙案爾雅詁知儀爲匹皆以疊韻取訓如流求干扞之例皆見於詩爾雅本釋詩書故傳箋依用之後人以義非習見而蔑棄古訓者多矣

匪風

序云匪風思周道也首章傳云下國之亂周道滅也箋云周道周之政令也詩序辨說從歐陽本義謂詩言周道但

謂適周之路如四牡之周道倭遲耳序蓋不達此意李氏集解曰據詩以國小而思周道則不應爲道路之道此語足以斷之何氏古義曰此如孔子所謂我觀周道幽厲傷之是也至潛夫論云匪風冀君先教也古義云所謂先教未詳其旨承珙案王符此論誤以逸周書所云高辛氏有鄶之君當國風之檜其本已譌尚何足信

匪風發兮匪車偈兮傳發發飄風非有道之風偈偈疾驅非有道之車漢書王吉治韓詩上昌邑王疏曰臣聞古者師行三十里吉行五十里詩云匪風發兮匪車揭兮顧瞻周道中心制兮師古曰制古怛字說曰是非古之風也發發者是

非古之車也揭揭者蓋傷之也此所引說蓋卽內傳之說與毛義合一以爲非古一以爲非有道皆傷今而思古也李解謂毛氏強增有道二字非詩本意不知傳有道卽指周道言之何云強增乎宋人於此詩各自立說張子曰人之不安如風中車上歐陽謂顧瞻周道非是爲風之飄發車之嘌偈中心自有所傷怛而不寧蘇氏曰匪風也而乃至發發匪車也而乃至偈偈董氏以爲猶匪兕匪虎率彼曠野之意然毛韓師說相承其誼甚古不安矣故又韓詩外傳云當成周之時陰陽調寒暑平羣生遂萬物寧故曰其風治其樂連其驅馬舒其民依依其行遲遲其意好好

詩曰匪風發兮匪車揭古義引此作揚字此據誤本檢影鈔元刻本仍作揭兮顧瞻周道中心怛兮可見此詩言風言車皆與周道關係非泛言不安之狀或又謂古字匪彼通用言彼風之動發發然彼車之驅偈偈然意義殊淺不如從傳爲得

何氏古義曰說文無偈字當依前漢書作揭云高舉也車升高則在車上者必震盪而不安此亦車中即事之語承珙案廣雅亦云偈疾也衞風伯兮朅兮韓詩作偈文選注引韓詩曰偈桀侹也疾驅貌與毛此訓正同白帖十一引此詩又作匪車朅兮可知朅偈古同字說文朅去也疾驅者有去義則此偈字或當爲朅之借字即從漢書作揭而以

爲高舉亦謂其疾驅揚起耳非有異義也
誰能亨魚傳亨魚煩則碎治民煩則散知亨魚則知治民
矣稽古編曰周自文武以來以優柔寬簡爲治此周道也
厲王時變爲嚴急監謗耑利民焦然不安生故詩人思得
一仕於西周者告以周之舊政令使以亨魚之法爲治民
之道也老子云治大國若亨小鮮意與毛傳正同後儒言
詩略於訓義亨魚之說箋疏俱無發明遂無有過而問者
翁氏附記曰陳氏此說甚暢然疏中明言亨魚治民俱不
欲煩知亨魚之道則知治民之道言治民貴安靜此固已
發明傳義矣玩末章首句者意亨魚則前二章匪風匪車

二句俱宜重讀若如集傳之說則皆不著重首句矣

溉之釜鬵傳溉滌也鬵釜屬釋文溉本又作摡古愛反案溉乃水名非滌義說文手部摡滌也引詩摡之釜鬵是毛詩本當作摡正義曰釋器云䰝謂之鬵鬵鋊也孫炎曰關東謂甑爲鬵涼州謂甑爲鋊郭璞引詩云溉之釜鬵然則鬵是甑非釜類亨魚用釜不用甑雙舉者以其俱是食器故連言耳釋文引說文鬵大釜也一曰鼎大上小下若甑曰鬵陸意從許以合毛傳鬵爲釜屬之訓卽說文一說爲鼎亦曰若甑而非卽甑不必如孔疏亨魚用釜不用甑之疑楚辭九歎云爨土鬵於中宇王逸注云鬵釜也亦與毛

許義同
誰將西歸懷之好音傳周道在乎西懷歸也箋云誰將者
亦言人偶能輔周道治民者也檜在周之東故言西歸有
能西仕於周者我則懷之以好音謂周之舊政令承珙案
說苑善說篇蘧伯玉使楚逢公子晳濮水之上及見楚王
曰楚最多士而不能用云云於是楚王發使一駟副車二
乘追子晳濮水之上子晳還重於楚蘧伯玉之力也故詩
曰誰能亨魚漑之釜鬵孰能西歸懷之好音此之謂也此
亦謂求賢輔治之意與傳箋義合

毛詩後箋卷十三終

毛詩後箋卷十四

涇　胡承珙

曹

蜉蝣

序云蜉蝣刺奢也昭公國小而迫無法以自守好奢而任小人將無所依焉釋文云國小一本作昭公國小而迫案鄭譜云昭公好奢而任小人曹之變風始作此詩箋云喻昭公之朝是蜉蝣爲昭公詩也譜又云蜉蝣至下泉四篇其公時作今諸本此序多無昭公字崔集註本有未詳其正也校勘記云集注是也觀前譜正義蜉蝣序云昭公昭

公詩也是正義所見鄭譜左方中不云蜉蝣至下泉四篇共公時作釋文所見乃誤本因此而去此序昭公字耳翁氏附記曰朱子改刺昭公爲刺時人義亦相通第詩本詠歎之辭非如史傳之文得所指實安能必於本篇中確有可考而後信乎序既云昭公則即是可考凡讀詩序皆如此

何氏古義曰范蔚宗云葛屨履霜儆由崇儉楚楚衣服戒在窮賖賖與奢通范氏補傳曰檜曹皆小國詩亦相似檜之變風始於羔裘曹之變風始於蜉蝣羔裘刺絜其衣服蜉蝣刺好奢亦類也羔裘之詩不及政治序詩者以其道

遙游燕而知其必不能自強於政治蜉蝣之詩不及小人序詩者以其將無所依而知其所用皆小人故不足恃然不能自強猶愈於將無所依此曹所以又出檜下也

蜉蝣之羽傳蜉蝣渠略也朝生夕死猶有羽翼以自修飾段氏懋堂曰猶當作獨承珙案此傳言蜉蝣朝生莫死而猶美其羽與曹君危亾將至而猶務於奢耳作猶義本可通不必改獨嚴氏質疑謂毛傳似反以昭公不能修飾衣服爲不如蜉蝣失詩意此可謂不善讀傳者

衣裳楚楚傳楚楚鮮明貌說文䵄會五采鮮色引詩曰衣裳䵄䵄段注云䵄其正字楚其假借字也蓋三家詩有作

𪓐𪓐者如毛革韓翻之比陳氏稽古編曰每章第一句以蜉蝣起興第二句卽指昭公若作比體以全章皆指蜉蝣首句言羽言翼次句復言衣裳不已複乎且泛以衣裳借言猶可也確指爲麻衣愈不得以蜉蝣當之矣況蜉蝣黃黑色此爾雅郭注而集傳遂用之者也黃黑色而云如雪可乎承珙案秦策不韋使楚服而見高誘注楚服盛服此卽用詩楚楚之義次章采采衣服傳云采采衆多也文選鸚鵡賦注引韓詩采采衣服薛君曰采采盛貌也沈氏清瑞曰詩考以此條入大東攺粲粲衣服以就之非是夫曰衆多曰盛貌亦必非指蜉蝣之羽可知蓋集傳於此以興爲比誤與周南螽斯篇同

於我歸處翁氏附記曰每章末句諸家皆未明白箋疏云
君將於何依歸此於我字竟抛荒矣且以我字指我君言
文義未順呂記嚴緝皆云其於我歸處乎竟似欲以作詩
者自任爲君所倚尤未安矣朱氏鶴齡引鄧元錫說謂末
句是約奢之義鄧云志競則奢愈競則愈奢歸處歸息歸說不競矣是約奢之道也於語意
更不協惟蘇潁濱曰君子悲其淺陋而知其不能慮遠憂
其國以及其身曰我將於何歸處此說得之承珙案此但
將二句連讀自明謂心之所憂者於我乎不知所歸處也
表記引國風曰心之憂矣於我歸說正義云此詩言曹君
好潔其衣服不修政事國將滅亾故賢人之心憂矣說舍

也國既滅亾於我之身何所歸舍此解詩於我二字文義最合詩疏乃依箋爲說耳至三章於我歸說箋云說舍息也釋文說音稅此鄭義也又云協韻如字則讀爲言說之說故黃氏佐凌氏濛初皆謂欲其人之依歸於我而教誨開諭之夫在朝者既皆小人矣何何誨諭之有至表記引此詩注云欲歸其所說忠信之人也釋文說音悅正義以爲引詩斷章承珙案表記引詩之意承上問寒問飢之類言有口惠者必有其實故云心之憂矣於我歸說猶言生於我乎館於我乎殯也所引詩歸說仍當作稅舍解康成注禮似不如箋詩之當毛傳但於次章訓息爲止而歸

處歸說皆無傳必以其義大同舉中以該上下耳
蜉蝣掘閱傳掘閱容閱也箋云掘閱掘地解閱謂其始生時也埤雅蜉蝣掘閱言掘土使解閱也管子掘閱得玉王氏總聞曰掘閱得玉恐當時常談如此掘閱挑撥貌虞東學詩曰箋云掘地解閱者蓋蛣蟯生土中掘地而出閱解其穴如闢戶然故云掘閱小正續注引此詩閱猶門也詩故云讀管子掘閱得玉始知閱與穴通楷古編曰今管子並無掘閱得玉語惟山權數篇云北郭有掘闕而得龜者房注云掘穿也穿地至泉曰闕豈掘閱得玉別見他篇而近本逸之乎詩小學云古閱穴通宋玉風賦枳句來巢空

穴來風枳句空穴皆重疊字空穴即孔穴善注引莊子空閱來風司馬彪云門戶孔空風善從之老子塞其兌閉其門兌即閱之省假借字也說文堀下引浮游堀閱堀閱是雙字猶孔穴言蜉蝣出孔穴中也傳云容閱即史所謂容頭過身孟子事是君則爲容悅容悅即傳之容閱也箋云掘閱掘地解閱二掘字皆堀之譌鄭意謂出於堀中而解脫變化說閱與毛異承珙案正義曰定本云掘地解閱謂開解而容閱義亦通是孔所見他本箋有作解閱者故釋傳容閱爲形容鮮閱但傳云掘閱容閱則容乃解經掘字何得謂爲形容段以容閱爲容悅與正義閱者悅懌之意

相近亦非是鄭箋掘地解閱掘當訓穿閱當讀脫謂穿地解脫而出即說文引作堀云突也亦謂穿地突起若如段說掘閱但作孔穴解則蜉蝣孔穴殊不成語葢解閱猶言解蛻說文蛻它蟬所解皮也廣雅釋詁蛻解也山海經中山經峽山多空奪注云空奪即蛇皮脫也然則傳云容閱者容疑作空閱亦讀脫掘空閱脫以聲爲訓傳箋義同非有異也

麻衣如雪傳如雪言鮮絜箋云麻衣深衣諸侯之朝朝服朝夕則深衣也何氏古義曰諸侯夕深衣所以言麻衣者蜉蝣朝生莫死君服麻衣則薄莫之時而蜉蝣之生亦不

久矣甚危之至也承珙案雜記大夫卜宅與葬日有司麻衣注云麻衣白布深衣蓋古者布衣皆謂之麻衣諸侯朝元端夕深衣此本禮之定制未見其奢箋以朝夕變易衣服爲奢非是惟深衣以十五升布而鍛濯灰治之詩言如雪者見其功之至精猶檜風刺好絜衣服而云羔裘如膏羔裘亦人君所宜服但狀以如膏則見其君不留意政治而惟於衣服之閒力求精粹侈心之萌卽在於是若非所當服而服之是僭而不徒奢矣

候人

序云候人刺近小人也共公遠君子而好近小人焉陸堂

詩學曰石林葉氏言漢世文章未有引詩序者惟黃初四年有共公遠君子近小人之語葢衞宏詩序至魏始行也愚謂左傳晉文入曹數其不用僖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宏說似乎有因若以國語參之頗覺其謬晉語令尹子玉請殺晉公子楚成王不許又請止狐偃王曰不可曹詩曰彼己之子不遂其媾郵之也案楚成王之立在惠王六年曹共公之立在惠王二十五年晉公子如楚在襄王十四年楚成與曹共雖爲同時然豈有曹之新詩而楚君已成誦在口者候人之刺其與蜉蝣之刺昭序說似皆未可從承珙案葉氏之說與六經奥論詩序辨語同陸氏更據國

語以疑刺共之說不知風謠之作列國流傳曹詩偶傳於楚而成王誦之亦事所恆有僖二十四年左傳鄭子臧好聚鷸冠君子曰服之不衷身之災也詩曰彼己之子不稱其服此記當時君子之語亦正與曹共公同時又何疑於楚王之成誦乎至宋儒據范氏謂詩序出於衞宏遂疑此序乃宏附會左傳爲之不知毛傳於三百赤芾云大夫以上赤芾乘軒經文惟言赤芾而傳益以乘軒與左傳合足見毛以前經師相承爲刺共之詩必非衞宏之所能附會矣

彼候人兮傳候人道路送迎賓客者言賢者之官不過候

人箋云是謂遠君子也正義曰天子之官候人是上士下士諸矦候人亦應是士此乃身荷戈祋謂作候人之徒屬非候人之官長承珙案此因周官候人職云治其禁令以設候人鄭注謂選士卒以爲之卽引此詩故以此候人非其官長然傳明云賢者之官則卽以爲候人之官長率其徒屬以防備姦宄是亦屈君子下僚未嘗不是遠君子也李解引程蘇之說謂候人秖守疆場而其公寵之使服卿大夫之服集傳本之似以彼其之子卽指候人此於三百赤芾語不可通豈此三百者皆由候人而升服大夫之服曾之候人不應如此其多也玩經文兩彼字正相對照傳於

彼其之子云彼彼曹朝也則上彼字專指侯人言一則奔走道涂一則委蛇朝宁或遠或近彼此相形語意分明無庸岐解

何戈與祋傳何揭祋殳也馬融廣成頌祋殳狂擊章懷注云祋亦殳也說文祋殳也或說城郭市里高縣羊皮有不當入而欲入者暫下以驚牛馬曰祋詩曰何戈與祋禮記樂記行其綴兆注云綴表也所以表行列也詩云荷戈與綴疏以為齊魯韓詩呂記引董氏曰崔靈恩集注亦作綴承珙案祋字从殳祋之為殳其本義也許氏以其从示聲故又有高縣羊皮一義縣羊皮者蓋即用殳懸之以為揭

示揭示即表也殺有表綴之義三家詩或有借綴爲殺者而鄭氏注禮即用以證綴之爲表耳實則其器爲殳其名爲殺其義爲綴非殺與綴有二物也國語單襄公曰周之秩官有之曰敵國賓至關尹以告行理以節逆之候人爲導則是何戈與殺者即負笴矢先驅之意然曰爲導則戈殺不獨以防姦或并用以表道歟

維鵜在梁不濡其翼傳鵜洿澤鳥也梁水中之梁鵜在梁可謂不濡其翼乎箋云鵜在梁當濡其翼而不濡者非其常也以喻小人在朝亦非其常禮記表記注云鵜胡污澤也污澤善居泥水之中在魚梁以不濡污其翼爲才如君

子以稱其服爲有德正義云詩注言鵜鳥在梁必濡其翼如小人在位必辱其職與此乖者注禮在前注詩在後所注不同也承珙案經文不濡不稱語意相應以鵜在梁則當濡其翼而乃不濡之子在位則當稱其服而乃不稱蓋用物理反常爲興也禮注似非詩旨傳云梁水中之梁鵜既在水中無不濡其翼咮者興意重在不濡不必更於梁求解韓昌黎集注引施士丐詩說云言鵜自合求魚不合於人梁上取其魚譬之人自無善事攘人之美者如鵜在人梁上爲歐陽本義卽用其說呂記嚴緝皆從之然就梁竊魚亦非詩中本旨不如傳箋取興爲合又案表記注

以鵜之不濡其翼爲善似以不濡反興不稱故李氏詩所云水鳥而在梁則能不濡其翼設他鳥居之則濡矣以興不稱其服者此亦非是漢書五行志云鵜鶘卽汙澤也或曰禿鶖小雅白華有鶖在梁箋謂鶖性貪惡北史魏明帝獲鶖於宮中養之崔光諫云貪惡之鳥埜澤所有黃初中鵜暫集而去猶以爲戒云云可知鵜與禿鶖同爲惡鳥此詩取興必非以鵜爲善楚辭九思云鵜集兮帷幄章句言小人在尊位亦是以鵜喻小人也

不遂其媾傳媾厚也箋云遂猶久也不久其厚言終將薄於君也李氏集解曰歐陽破毛鄭以謂徧考前世詁訓無

久厚之訓然歐氏之說則以爲婚媾之義貴賤匹耦各以其類彼在朝小人不從羣小居卑賤而越高位是處非其宜而失其類也其說不通張氏曰遂猶稱也今人謂遂意爲稱意言不稱其寵待也如此說則與上章不稱其服爲一意承珙案此集傳所本也然久厚之訓其來已古媾厚者疊韻爲訓一切經音義二廿引白虎通義云媾厚也重婚曰媾也故詩疏以重昏媾者情必深厚釋之遂猶久者比方爲訓遂訓成亦訓申皆有久意故曰猶久國語晉公子如楚成王以周禮饗之九獻庭實旅百旣饗令尹子玉請殺晉公子王不許又請止狐偃王曰不可曹詩曰彼已之

子不遂其媾鄭之也夫鄭而效鄭又甚矣效鄭非義也章註云媾厚於其寵也鄭過也詳楚子引詩之意蓋謂九獻庭實是厚也而又殺之是不終其厚與曹詩所云不遂其媾者其過同矣故其下云楚子厚幣以送公子於秦是則所謂終其厚矣據此則此詩之解自以毛鄭爲正言小人竊祿高位可謂厚寵然而無德以居之將不能久厚於其寵也

薈兮蔚兮南山朝隮傳薈蔚雲興貌南山曹南山也隮升雲也箋云薈蔚之小雲朝升於南山不能爲大雨以喻小人雖見任於君終不能成其德教稽古編曰詩兩言朝隮蝃蝀之朝隮虹也爲將雨之徵候人之朝隮雲也爲小雨

之驗木華海賦薈蔚雲霧正用曹詩語張子厚解朝隮爲登山伐木誤矣至薈蔚正指朝隮婉孌正指季女文義相應也朱子分薈蔚爲草木朝隮爲雲氣亦未當承珙案末章四句自傳箋外諸家之說多以上二句喻小人之繁盛下二句喻君子之困窮但於薈蔚必取草木鬱盛爲義蓋因二字皆從艸故云然耳說文薈艸多皃从艸會聲詩曰薈兮蔚兮此字與毛同而義仍異毛以薈蔚爲雲興者謂南山朝隮如草木蒙茸朱氏通義引呂覽山雲草莽爲證是也說文女部云嬒女黑色也从女會聲詩曰嬒兮蔚兮此或三家詩本有作嬒者或本作讀若詩曰薈兮蔚兮而

今說文有脫誤要之於詩義無當也

鳲鳩

序云鳲鳩刺不壹也在位無君子用心之不壹也張氏詩貫曰凡詩稱君子者單言已足淑人與君子並稱惟小雅鼓鐘與此篇耳蓋非實指其人故連舉淑人君子以寓其懷念之情則當定爲思古人之作而非現在也稽古編曰援古刺今詩之常體不獨鳲鳩然也晦翁以爲是美非刺徒以詞而已況末章曰胡不萬年蓋思之而不得見若曰天何不假之年使至今存也思古之意顯然

鳲鳩在桑其子七兮傳鳲鳩秸鞠也鳲鳩之養其子朝從

上下莫從下上平均如一箋云興者喻人君之德當均一於下也承珙案鵲巢序亦云德如鳲鳩蓋鳲鳩均一之德經師相承其說甚古此傳朝莫上下之說亦必目驗而知如鵲性不樹止桑扈不啄粟之類古人博明物理究極羣書非可據所不見妄生疑異荀子勸學篇云行衢道者不至事兩君者不容目不兩視而明耳不兩聽而聰螣蛇無足而飛梧鼠五技而窮詩曰鳲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故君子結于一也此毛詩所出也說苑反質篇引傳曰尸鳩之所以養七子者一心也君子所以理萬物者一儀也以一儀理萬物天心也

此葢出三家詩傳列女魏芒慈母傳引詩首章云云言心之均一也尸鳩以一心養七子君子以一儀養萬物語與說苑略同韓詩外傳云凡治氣養心之術莫徑繇禮莫優得師莫慎一好好一則傳傳則精精則神神則化是以君子務結心乎一也淮南詮言訓賈多端則貧工多技則窮心不一也故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一也其儀一也心如結也君子其結于一乎後漢書鮑宣傳云天子牧養元元視之當如一合尸鳩之詩據此則三家詩及諸儒之說皆與毛同眞古義也歐陽本義乃謂子之七及在梅在棘在榛皆爲鳲鳩用心之不一謬矣

淑人君子其儀一兮箋云淑善儀義也善人君子其執義當如一也其儀一兮心如結兮傳云言執義一則用心固段懋堂曰上箋執義當如一下箋執義不疑此言執義一文句相承當亦箋語非傳語今本標起止作傳是正義本已誤承珙案段說是也儀之爲義毛時通用故不更爲儀字作訓後漢時則禮義之義與威儀之儀截然各異故鄭於人而無儀則云儀威儀也於此儀則云儀義也悉爲分別如此呂記引董氏曰崔集注作其義一兮此始因箋說而改然惟言執義一則所包者廣禮記緇衣子曰下之事上也身不正言不信則義不壹行無類也子曰言有物而

行有格也是以生則不可奪志死則不可奪名其末引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一也然則儀一謂執義如一尤有明證後儒多以容儀解之隘矣且在次章其帶其弁乃言其容儀服飾耳

其儀不忒傳忒疑也案忒之訓疑他無所見惟爾雅釋詁有貣疑也古忒字多借貣爲之或轉譌爲貳亦譌爲貸說文貝部貳副益也貸施也貳从人求物也皆於疑義不相近心部忒更也忒失常也忒忒葢本一字故釋詁貳疑也字當作忒或以聲近借貣又以形近譌貳郭註釋詁遂謂有貳心者皆疑惟毛所據爾雅本作忒故直訓忒爲疑陸

氏於釋言爽忒也始爲忒字作音則所見釋詁必作貳疑也可知詩正義以忒疑爲釋言文者言乃詁字之譌但又云執義如一無疑貳之心則不獨所見爾雅作貳疑也卽所據毛鄭詩本亦必有借貳爲忒而轉譌作貳者禮記緇衣引詩其儀不忒釋文云忒本作貳然詩中如士貳其行無貳爾心傳皆不訓疑又忒與棘國爲韻古韻皆之部入聲與貳字爲脂部去聲者本不相通也緇衣云子曰爲上可望而知也爲下可述而志也則君不疑於其臣而臣不惑於其君矣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不忒此尤足見毛傳以忒爲疑誠確詁矣

正是四國傳正長也箋云執義不疑則可爲四國之長言

任爲侯伯按勘記云閩本明監本毛本倂正是也小字本相臺本是作長考文古本同案長字是也段云正是也不誤鄭乃易爲正長也下章箋正長也三字葢本在執義不疑上承珙案段說是也正義曰傳言正長釋訓當作釋詁文則孔所見本已誤矣呂覽先己篇昔者先聖王成其身而天下成治其身而天下治故善響者不於響於聲善影者不於影於形爲天下者不於天下於身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言正諸身也荀子富國篇人皆亂我獨治人皆危我獨安人皆失喪之我按注云或曰按然後也起而治之故仁人之用國非特將持其有而已也又將兼人

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此之謂也據此引詩皆謂正身以正國與毛傳訓正爲是義同說文正是也从止一以止是直也从日正故左傳曰正直爲正毛義甚精不必改訓爲長

下泉

序云下泉思治也曹人疾共公侵刻下民不得其所憂而思明王賢伯也詩序辨說謂曹無他事可考序因候人而遂以爲共公然此乃天下之大勢非共公之罪承珙案此非通論也共公寵任小人羣邪用事則其侵刻下民勢所必至獻狀之討固由自取然晉人執其君分其田以其私

慽敗國殄民虐亦甚矣詩人憂之而思明王賢伯者所謂嫠不恤其緯而憂宗周之隕何得云天下大勢非曹公之罪邪呂記曰匪風下泉思周道之詩獨作於檜曹何也曰政出天子則強不陵弱各得其所政出諸侯則徵發之煩供億之困侵伐之暴惟小國偏受其害所以睠懷宗周爲獨切也戰國房喜謂韓王曰大國惡有天子而小國利之以此二詩驗之益明

冽彼下泉傳冽寒也下泉泉下流也正義曰七月云二之日栗冽字從仌是遇寒之意故爲寒也段云大東傳冽寒意也唐石經誤作洌詩本音從之考易井洌字从水列聲

清也詩洌彼下泉有洌氿泉字从仌列聲寒也東京賦元泉洌清薛注澄清貌善注引洌彼下泉誤承珙案詩取興之意重在寒泉之浸物故大東亦曰有洌無浸許氏名物鈔云泉以潤物然必於春夏之時乃能發生至於寒則不適於用而徒以浸彼稂蕭蓍草而又傷之耳於以見王澤不下流而所被之政非澤也此說頗合詩旨嚴緝乃謂此洌字當從水與大東異誤矣

浸彼苞稂傳苞本也稂童粱非溉草得水而病也說文蓈禾粟之采生而不成者謂之蕫蓈段注云當作禾粟之莠詩爾雅音義皆引說文采作莠當據以訂正生而不成謂

不成莠也不成謂之童蓈已成謂之莠此蓈莠二字連屬之義云禾粟之莠者惡其類禾而別之也陸璣疏云禾莠爲穗而不成崱嶷然謂之童粱今本莠作秀誤承珙案段說是也說文莠下又云禾粟下揚生莠也蓈與莠皆連禾粟言之正以其似禾粟而非禾粟耳大田不稂不莠傳云不及蓈者正以蓈幷不成爲莠也陸疏云禾莠爲穗而不成者禾莠亦謂禾中之莠李氏集解引陸疏正作禾莠郭注稂童粱以爲莠類是已邵氏正義云稂爲穀之有稃而無米者南方農諺謂之扁子禾不能成實則爲稂豐年則

無之大田所以言不稂也稂雖無米亦稍有米皮今南方用以飼鶩又以飼馬魯語所謂馬餼不過稂莠也至於下泉之詩則舉童粱之得水而病以見嘉禾之不殖井及蕭蓍以見庶草之盡卒章言黍苗之盛陰雨之膏嘉穀自無稂莠此詩人追思盛治所由寤歎而不能忘也今案稂爲莠類左傳伯有之門上生莠其爲陸草可知故毛云非溉草得水而病也邵氏云農家稷稻簸而揚之以去其稂則誤稂爲稻種若本係稻種正與水相宜不當取爲民困之喻總由誤以稂爲禾之秀而不實因又誤爲稻種耳

箋云稂當作涼涼草蕭蓍之屬正義謂下章蕭蓍皆是野

草此不宜獨爲禾中之草故易傳以爲稂當作涼稽古編曰孔申鄭義何有未盡下泉浸物本喻虐政困民蕭以祭蓍以筮皆草之可貴故恐其傷稂爲害苗之草鋤而去之唯恐不盡何反以見傷爲虐乎鄭意或因此故破稂爲涼涼爲草名無他典可證康成當别有據耳承珙案陳氏以蕭蓍爲可貴之草故疑稂非稂莠之稂嚴緝則謂泉流不灌艮苗而所浸乃稂莠蕭蓍之野草詩所詩貫遂皆以爲惠及小人之喻不知經文但以下泉曰洌則不如陰雨之膏苞稂曰浸則異於黍苗之芃兩相比照其義自明稂蕭蓍黍皆以喻民政異而民非有異也王箋破稂爲涼正義

曰釋草未見草名涼者不知鄭何所據考釋文稂徐又音
良說文莨艸也从艸良聲史記司馬相如傳其卑溼則生
藏莨蒹葭集解引漢書音義云莨莨尾艸也索隱引郭璞
云莨尾似茅爾雅孟狼尾注云似茅今人亦以覆屋然則
莨尾卽狼尾矣陸疏云蕭一名牛尾蒿狼尾牛尾二草葢
形相似者說文云蓍蒿屬陸疏云蓍似藾蕭則蓍與蕭莨
亦同類相似鄭云涼草蕭著之屬者豈卽爾雅之狼尾歟
四國有王箋云有王謂朝聘於天子也正義曰莊二十三
年左傳曰諸侯有王王有巡守巡守是天子巡省諸侯則
知有王是諸侯朝聘天子承珙案傳釋有王云諸侯有事

是四國有王言四國有勤王之事凡會盟征伐皆是而朝聘亦在其中商頌莫敢不來王左傳宋公不王國語荒服者王此謂朝覲也襄十九年左傳云以蕃王室王事無曠則凡勤王之事所包者廣矣惠氏詩說曰風之言王者五衛詩曰王事敦我又曰爲王前驅晉詩曰王事靡盬秦詩曰王于興師而終以曹之詩曰四國有王皆編詩之微旨也下泉序謂共公共公於魯僖九年卽位是時齊桓始霸挾天子以令諸侯凡齊桓會盟共公幾于無歲不往自晉文入曹之後終共公世不與會盟而曹遂自此不振宜其思王與郇伯也

郇伯勞之傳郇伯郇侯也諸侯有事二伯述職箋云郇侯文王之子爲州伯有治諸侯之功正義曰二伯述職謂東西大伯分主一方各自述省其所職之諸侯者鄭云州伯謂爲牧下二伯治其當州諸侯也易傳者以經傳考之武王成王之時東西大伯惟有周公召公太公畢公爲之無郇侯者知爲牧下二伯也承珙案經傳亦未有郇侯爲州伯之文惟竹書昭王六年錫郇伯命此或郇侯之後繼世爲方伯者毛以爲東西二伯當時亦必有所據此詩末章四語與小雅黍苗首章略同彼云召伯卽召穆公觀大雅江漢所言召穆公在宣王時受九命圭瓚秬鬯之錫明是

稱其祖召康公爲東西大伯故黍苗序云卿士不能行召伯之職正義曰經言召伯亦作上公爲二伯以兼卿士耳以彼證此彼召伯爲大伯此郇伯亦當爲大伯矣況一州一牧二伯佐之祇各治其當州諸矦左傳桓九年秋虢仲芮伯梁伯荀矦賈伯伐曲沃臣瓚注漢書地理志云汲郡古文晉武公滅荀以賜大夫原氏黯今河東有荀城古荀國水經注汾水又西逕荀城古荀國也又云涑水又西逕郇城詩云郇伯勞之葢其故國也是則郇矦封國在冀州之境若爲州伯祇治其當州諸矦未必遠及兗州之曹曹人何爲思之此必爲東西大伯曹國在其所轄如召南之

思召伯云爾

毛詩後箋卷十四終